

◆ 安庆人物

矢志教育的姜演同

杨泽林

姜演同，又名姜天放，1895年生人，怀宁人。先祖原居怀宁石碑，后迁居洪镇冶塘乡。先祖姜筠字颖生，别号大雄山民，光绪十七年举人，官礼部主事，工书画，善鉴古，兼善篆刻。山水专学王翬，笔墨浓重，苍润古秀，殊乏清疏之气，间作花卉，工写兼至，别有韵味。父早逝，家道中落，日渐清寒。

姜演同幼承家学，刻苦攻读，尤喜书法，每日黎明即起，临池作书。他早年毕业于安徽法政学堂，先在芜湖某中学任教，后回家乡受聘安庆怀宁中学国文教职。1931年，出任怀宁中学教务主任；1937年秋，转任训育主任。抗战期间安庆沦陷，学生疏散，学校纷纷搬迁。怀宁中学迁高河埠张家祠堂，1938年再迁三桥镇。因日寇飞机常来轰炸，学校又迁至三桥曹氏宗祠，1939年又迁三桥四棵松谢氏宗祠。短短数年间四易校址，均赖他与同事葛汝澄多方奔走，筹谋校务。

三桥距日军据点仅20华里，日寇时常下乡扫荡，学校教职员纷纷逃往后方。前任校长程滨遗先生（字小苏，怀宁人，民国时期安徽教育界著名人士）已于1937年入川，继任校长陈介孚也于1939年春调任省二临中（校址桐城黄甲铺）校长，教职员陆续离职，唯有先生与葛汝澄留校坚持办学。1939年，姜演同被任命为怀宁中学校长，为办好学校，他悉心规划，扩大班级，充实学额，整顿秩序，严谨治校。早操、晚会坚持全部点名，风雨无阻。他在葛汝澄协助下，广揽人才，聘请了



一批知名教师来校任教，如理化教师曹述尧、英文教师吴树屏（曾任大学讲师）、国文教师陈遐年（曾留学日本，陈独秀侄子）和数学教师陆禹谔等。同时又扩大学校规模，增加班级，大量招收失学失业青年。1941年又以地方经费设立了怀宁卓湖怀中分部，由李文质、郎直亭两位先生先后任分部主任，又在学校本部增设简易师范班，其时本部连同分部共有学生一千多名，教职员三十余名。1944年秋怀中创办第一届高中班，并开始招女生，男女同学，打破“和尚学校”老传统。姜演同一直亲自教课，间周一篇作文并认真批改，讲课声浪洪大，表情生动，积极宣传抗日爱国救国思想，深受广大学生爱戴。

1945年怀宁中学和分部迁回安庆。安徽省教育厅二科科长陈介孚调任省立安庆专科师范校长，聘请姜演同先生为国文教师。解放后，专科师范学校停办，姜演同受聘到安庆女子中学任教，1956年安庆女中与安庆第三初中（前身为圣保罗中学）合并成立安庆市第二中学，先生继在安庆二中任教，保持一贯的严谨教学态度。先生性情孤僻，傲岸不群，落落寡合。三年困难时期，饱受饥饿之苦。1961年病逝于安庆。姜演同先生毕生从事教育事业，历任中学教员、教务主任、训育主任、校长约三十年。除了教学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精研书法，数十年如一日，至老精进不懈。他在行楷、行草方面造诣尤高，行楷宗“宝子”“龙门二十品”诸碑，字体方匀，结构紧密；行草得“阁帖章草”之法度，气息厚重，波磔分明，且能以拙胜巧。其书雄健苍古，深得“二王”神髓。魏碑书体更为精妙。姜演同寓居安庆市大沟巷，一间陋室，两三件旧家具，萧条至极。除旧书及旧衣外，叠床架屋，皆是堆满了他练习书法的“日课”，先生临歿仍未搁笔。

◆ 江湖脸谱

出汗记

司马小萌

我爱出汗。这些年去过不少地方，动辄“大汗淋漓”的可怜模样，叫朋友们过目不忘，也时不时成为笑谈。估摸着，全国人民都知道了。

夏天，出汗就出汗吧，机体使然。可我的出汗，的确张扬得很：汗珠顺着发梢往下淌，像水洗过一样。

每到此季，我是小扇不离手，逮着空调房就往里钻的。

前些天我应邀去爸爸的老家泉州。虽然室外依旧三十几度，但庆幸的是一连几天都阴天，免除了暴晒。而且，无雨，相当“人性化”。当地朋友欢呼：“天气给力呀！”功劳也算在我头上了：“你是福星！”

都知道南方酷暑难耐；如遇上降雨不断，湿热变“桑拿”。别说人，洗完衣服半个月都干不透。今年雨神似乎格外青睐地球，有些水位高的河流，本来每年汛期都“张牙舞爪”，眼下更叫人提心吊胆。为此，本人会隔三差五在朋友圈里发慰问、发好人帖。

和我同去泉州的姐们阿清，对这几天的气候显然十分满意，天天摇晃着小脑瓜，乐滋滋地跟着我到处拍照，嘴里还不停地絮叨：“爱死泉州了！”酸得我几乎听不下去。

而我，只要一出屋，不到三分钟，就“汗滴禾下土”；不到十分钟，就“汗流如水注”。

那天在泉州少林寺和方丈合影。看人家，天庭饱满、精神抖擞、英姿飒爽；而我，虽然努力展现灿烂笑容，但眼镜被湿气糊住，头发一绺一绺的，很有些狼狈。一想到会贬低首都人民的光辉形象，心里就一百个惭愧。

正因为和阿清的反差如此之大，所以我猜想，当地人嘴里不说，心里可能嘀咕：“这家伙是不是有点夸张呀？”冤枉啊，乡亲们，“汗”不由人的。

在泉州有天晚上，东道主邀我逛街，声称“看看你爸生活过的地方”。本是件天大的好事，而且夜晚的街巷虽说热闹，但比白天凉快不少。可是我，又对不起观众了：只见前面提到的阿清，和泉州朋友谈笑风生，左顾右盼，快活无比；而我，汗流浹背，跌跌撞撞，一副被世界抛弃了的模样。更要命的是，随身携带的扇子突然找不着了。烦躁之中，什么“街市民俗”“故乡风情”全顾不上，大步流星奔停车场，想回宾馆。回头看，殷勤尽“地主之谊”的泉州朋友郭培明仍“游兴未减”，丝毫没有返程的意思。我急了。面对比我年轻的他，又是作揖又是哈腰，一会儿叫“老郭！”一会儿叫“郭大爷！”，就差没喊“郭老”。拜托，拜托，回程就好……看我“方寸大乱”，郭培明乐得前仰后合。而我们的阿清，已经笑抽了。原本不善抓拍的她，此刻发挥神勇，冲着我“咔咔”拍个不停，片片“传神”……

不过，各位放心吧，这些有损本人美好形象的照片，后来都被我删了。

爱出汗，通常因为体内有湿气。中医认为，汗是津液所生。就是说，在体内为津液，外泄于肌表则为汗液。汗的有无、多少，是体内阴

阳平衡或者失调的表现。而正常人，在体力活动、进食辛辣、情绪紧张、衣被过厚、气候炎热等情况下出汗，属于生理现象。如果是当出汗而无汗出，不该出汗却汗如雨下，或者是某一局部出汗，这就属于病理现象了，该吃点小药治治。

我没病。即便胖，也谦虚地自认为“在合理范畴”。自打年幼时从广州到了北京，完全被北方气候“降服”。南方的朋友们害怕北京的干燥，而我更怕南国的湿热。那天在微信中我写道：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永远为脚下的土地喊声好。”煽情得让朋友们可劲儿点赞。就连俺现在满嘴的普通话，也标准得忍不住自吹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”。有点幽默，有点哗众；绝对玩笑，绝对自信……

我爱北京。当然也爱故乡，那里面有我的根。今年中国文化遗产申遗项目是《泉州：宋元时期中国的世界商贸中心》，共22个申遗点，很了不得。我对朋友们说，这是一个绝对值得去的地方。不过，如果你是北方人，我劝你春天或者秋天去，反正以后我是不敢在这个季节贸然去南方了。

炎炎夏日，胖子劫难。胖人对“热”尤其缺乏承受力。有位体格丰硕的湖北同行甚至宣称：“宁可过一百个冬天，也不愿过一个夏天”。医生说，“主要是因为胖人脂肪层比较厚，身体内部的热量不容易散发出去”。这点我信。至于说“很多肥胖的人心理素质比较差，所以经常有紧张焦虑心态，这样也会出很多汗”。我就不能苟同了。对这类具有特殊体质的健康人群，不知医学专家有何高见？

地球是越来越古怪了。今年会不会是最热的一年？尚在观察中。据报道，罕见的“热穹顶”已经袭击了北美。加拿大、美国多地笼罩在高温热浪之下，很多地方还爆发了山火。什么是热穹顶？简单地说，就是天空中的热高压区域停止不动，冷空气被排斥，导致无法降温。但热空气却仍然源源不断被吸收，于是，可怕的高温天气越来越严重……

唔，有点跑题了。不过，又一个爱出汗的胖子来我家串门了。虽然今天是入夏以来较凉爽的一天，但他仍然汗流满面，好像刚刚完成万米长跑。

不过，他的头发不跟我似的总像“水洗”过一样。原因很简单：他没头发，他是光头。一年四季剃光头，不知是否有怕出汗的因素。

他是我儿子。多么疯狂的遗传。

